

天
目
先
生
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四

吳興徐中行子與著

記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題名記代作

在漢置御史監三輔稱監御史主舉刺非法督
治長安中而宗廟之祀及朝會封拜竝得糾察
焉任至重也國初首遣御史十三輩巡行方
岳而京師特設御史五各專一城得假柱後惠
文禪治視漢監三輔無改焉夫京兆尹主拊循

畿內都官訊刑獄衛尉城門司馬分督捕盜賊
治如是足矣何假御史監邪傳所謂大都之中
亡論近親不可問卽貂璫之輩蟠結轂下而陽
煽陰孽以奸漢家法者何限也故燕都其民忮
憤好氣任俠報仇籍於有土之富厚而橫厲恣
睢以扞世之文罔者與昔無異也至北城邊胡
往逆虜薄城下自郊以北幾無孑遺而擇圍之
戍且不知役何所也以故京師視天下尤重且
難非內臺臣監之惡能愉快勝任乎夫御史於

國事無不可爲者卽郎署有界而軍國大計庶僚臧否具得箋筆論殿陛前至前所云壹切

糾察毋但一城事矣其大者固當振刷神采意攝於廟堂之上而威行邊鄙逆折未萌次則正色執憲奉公不撓令豪暴之徒歛手屏氣顧忌不爲也是稱賢耳不然日瑣瑣笞掠不問其他一治獄吏足矣豈國家命臺臣意哉比城設御史蓋百餘年而余承其後自余而上稱多賢者未嘗不私心屈然歲卒數更遂視若傳舍不

暇標識亡怪也。嗚呼人生宇內卽古今且莫何
速也。第人貌榮名無旣耳。况前所謂賢者嘗伏
節官下以身爲國扞蔽者邪。卽未盡賢猶當以
得失相鏡。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而可少
哉。歲戊申秋與濟南胡君志夔棟檣往牒得楊
君時太以下閭里名氏若干人業圖刻石會余
於胡君復東西去至甲寅春熙泉何君廷鉅始
爲立石且屬余記余惟奉職無狀何得似前後
諸君賢顧所不忘於昔之兢兢者敬謚來哲以

備篆誦之義云。

何大復碑記

代作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東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詣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竝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

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卽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旣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

堂後寢竝四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使發而徐子亟走更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否惟同郡徐子以余言爲然則又幸嘗不願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他所而竟與孔門高弟竝峙千古也又

非數哉然余獨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
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
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
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
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大憫時政得失主文
而譖諫著之間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
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
比于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夏
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

施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廩廩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凡論抗疏，慨然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鏤，朝士奪色，卽如逆瑾撓吏部權。

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倣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紳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

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卽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醉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穀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嘗志短折而竟以一學稼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

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局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創建漢黃徵君祠堂記并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真陽人也余少時讀徵君傳鄉往久之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廢不舉喟然興歎曰非有司過邪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

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被播去道經真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覩府君之悒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于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爲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士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卽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爲記以

示未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於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稚齒窮居闇沕蓬蘽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傲儻奇偉之策也然七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爲弟子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巒輒亦改容歛氣罔然自失何邪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雅量似已難矣而陳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不如又何邪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較

辯之術甚具而顏回獨不違如愚至仁奇也然
好學之稱行藏之儻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
以下人人亦自以不及也蓋其仁心爲質而退
然不拔其所蘊藉者深遠矣名豈虛立士豈虛
附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殆謂此矣余又
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義自勵而露才矜
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卒能龍雙於塵
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鄙吝而敦長
厚范穆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知言哉知

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士之意，蓋如此。周君名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高弟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爲銘。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嶽夙成，珪璋天賦。清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勤遵矩矱。倬哉先覺，允矣生知。靡幽弗貫，靡奧弗窺。甫在髫鬌，僉曰我師。稽古頃橐，與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或往，行無轍迹。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遺養特晦，被褐懷璧。令聞彌草，羣賢畢至，寂寂

衡門方軌結駟待問如響靡不厭意譬彼飲河
冬滿其器澄之靡清淆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
獄獄者舊解頤賢豪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
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高秧禍卒蹈荊棘於維
微君沉機先識鴻飛冥冥永謝畢弋周式商容
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寧亦有魏侯祇事
殷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今尹高山仰止
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自今伊始言勤
貞珉用垂千祀

賢節堂記

福唐鄉士大夫言郭子長之賢也，余爲祀而鋟其集矣。其妻盧氏以節事姑何氏至孝，又請旌如姑，故顏賢節於堂，而署其桓曰鄉崇俎豆。曰世表門閭，蓋重有道之家云。次子貢士奉長命謁記，余惟子長學宮有祀狀及諸序傳中附其集可考，何氏盧氏見實錄及郡縣疏志矣。乃具其先軼行而推本賢節所繇焉。郭以農居雲屯三傳，至於定謂之七處士。父鑑同產五以室

甲邑屋獨其居隘陋父命三子更圖伯仲故推處士季也蹶然上之北山麓吉乃南山從兄圃知其金多不忍予處士妻林氏與其妻從妹也請于姊昏以燭往從兄重其齊德有禮許擇處士田十倍而易一弗及伯仲產姊謂二姒每以柔桑姊今獨得此地矣不可異官居乎林氏謝曰夫子違同胞其如膝下何姊謂必有悔伯仲顧以舉謔而難尤材爲辭處士傾橐金林氏捐簪珥佐之及材具而築伯將移之右處士請如

舊上林氏知而以告有形家言舊上不利伯易之於右吾世當其孤寡何如處士歎吾不知知之豈敢請哉遂從伯上將落處士林氏卒地與金莫酬途卽三分之處士之子無悔言卽子長父孔平也孔平有儒行郭之青衿自此始以毛詩友教年三十三卒矣何氏撫二孤伯後恣睢數困辱之子長發憤下帷而舉進士甫授主事卒年三十二盧氏撫二孤而皆名青衿貢士號太學諸孫亦翩翩矣里間有云北山之伯其務

孤寡少乎未聞以寡撫孤則惑形家者懿也室爲兵燹墟而伯後無寸土季二世後卽少夭折種種未有艾伯其如之何盧氏乃三遷而孤旣肯堂且佐仲後營先廬其寢伯氏主不與矣或言今可移而左孤以先世讓奈何自吾改之而視伯後無間焉不寧惟是子長妹采藻幼共盧氏食貧屢糠斂數適兄歸而掩之恐其傷心廢業也兄故憐其賢以歸于儒家從珍塘林生貧甚而蚤寡事姑如嫂敎業紡績甚艱辛撫孤抱孫

矣姪請與北堂俱養見顏署而歎曰吾父母兄
嫂其可不朽乎因潛然默感傷以疾卒于嫂牀
嫂哭之慟解衣爲斂而爲之歸殯由堂桓而出
里間又嗟異以其孤窮閭未能以請旌乃於
郭門卒亦得葬所矣且郭門益以重非世有道
而然歟

徐中行曰昔上郭氏之初則形家不盡輕然寡
者旌干朝孤者祀于社蓋人勝之也而其天
定矣處士不在區區捐產重於算命養志耳且

造次不避害而因心以讓焉寧知其後有賢節
世家及林氏隱德而因以著乎蓋里間誦之不
衰而藉以爲勸者衆也詩言他山之石可爲錯
而攻玉伯之維錯用玉于成則視伯後無間斯
善繼志者矣助爾來許尚益懋哉

長興縣新建講德書院記

黃侯旣城長興五月而妖寇起鄰邑烏鎮里蔓
及長興瀕湖數千家迫發矣邑幸以城無恐而
侯尤善方略耳目卒然收案無一脫者狀聞總

督胡公喜甚亟馳檄褒勞若曰徵賢令卽健卒數千束甲而趨之遂晏然邪然俟心顧不怡久之退而深惟曰此獨民過哉意者有司未能究宣

上德而俗薄漸靡使然耳及今不圖則來者又將焉賴乎於是召集丞尉博士弟子議建書院邑中居諸生高等俾推明聖德而覽示四境庶民其有興哉僉曰善侯乃周覽城郭至西南隅得閒地一區侯遂詳爲區畫而以妖黨沒入

田供築作費又捐俸金易院東田若干畝給二行者令守焉院中爲講德堂蓋取王褒著論意也堂前爲東西齋齋後竝有室自堂迤東有亭翼然與北山相對曰來爽朝夕嵐翠落闌楯間亦一勝也經始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二十日越今年六月九日落成落成之日邑博湯君謂是舉所繫甚鉅不可以無紀乃率諸生李炤等徵文於余余嘗誦周詩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王者武成之後

選將詰兵以張服遠之威可也而乃求懿德爲
允保之計何邪又讀泮水之詩曰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乃知教化行則姦邪皆止純德布則軍容可
匿文武雖曰竝用而拊循經略之要固不在彼
在此是故南面臨民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教
化誠明道德誠著則人懷自固之心而重爲邪
雖有叫呶之夫必無響應之助矣詩人之旨固
已遠哉明興以來至今

上文武神聖超軼邃古受命穆清澤流罔極中
外肅然式歌且舞固千載一時也司牧之臣乃
不於此時昭宣

聖德以輯和其民人而惟兵乃是校非

天子惠黎元意也黃侯是舉固深計遠覽而行
古之道者歟然又非獨如此而已也昔司馬相
如承文翁敎始授七經于京師遂蔚爲詞賦稱
首及奉使里中卒能宣漢德以安巴蜀王益州
延子淵作頌聲聞殿陛雖天子側席稱盛德事

也而汎鄉侯如何武者亦自歌詩中崛然起矣
養士之效其章著類如此今黃侯創學舍崇文
儒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習君子於禮樂雍容
之域而陰奪小人覬覦亡等之心逆慮周防預
於國計深矣此固懷忠抱義之士憤激而先驅
者也侯且不欲負吾民而諸士顧可負吾侯而
不知奮哉異時吾黨之士誦周王懿德之歌僖
公多士之頌以及益州樂職之詩相與乘時淬
礪躍蹟天衢上之翊贊 聖謨下之艾安黎庶

文則經緯洪業，武則捍禦邊陲。又安知不與司馬王褒何？武之徒接軫巖廊之上，而後先競獎哉？余固曰：黃侯決筭靖寇，以拯百姓之急者，秦越人起號太子於已危者也；建學崇儒，以培靈長之化者，秦越人治桓侯於未病者也；通達國體者，可以深長思矣。黃侯名展，字文斷，大埔人。湯君名明善，字汝一，江陰人。是時湯君方勵精經術，而刊集禮要，徧授諸生，又與是舉相成云。余故綴而列之，俾諸生竝觀覽焉。

長興縣修學記

長興縣學舊在城東門外紹興十年徙于治所之東嘉靖改元縣令桐城齊之鸞以其偏于東隅且陋而于治所之西營之不果越十年崇陽汪公視學以屬署事推官金壇王濂數月告成見姚京兆記中久之頽敝至隆慶五年縣令長洲顧其志下車謁廟歎曰余子游之鄉人也將絃歌于斯邑顧官牆有闕狀何以稱師長上匪余其誰圖之圖之必信其民乃可於是審畫便

宜勞來爲先年少而敏治事立辦賈其餘以舉廢墜旬日濬城濠數里民間告勞而信其易使矣乃益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境俾遵

詔書律令本其經術數出教而會諸生口授矩矱妙簡其選士成靡然嚮風暮年弦歌爲盛春仲而修學宮屬尉嚴某董之先師廟廡啓聖諸祠齋居神庫肅肅如也明倫堂尊經閣號舍庖湧重門坊屏秩秩如也又塞西北汙池而樹之爲林凡繚以周垣飾以丹堊綜理甚具共費學

租之，美百兩，則尉廉而有心計，故其用省功倍。若此，仲秋舍菜，因以告成，冠帶揖紳園而觀之。天目居南，桐汭在西，東北匯以太湖，三箬巒盡流經泮宮之前。宮牆煥于其間，雖山川蘊藉，如故，而其秀發于人文者，心志耳目，作新不倦。今也之力不少，故博士諸生請記焉。嗟夫！邑昔多材，晉宋而下，吳商通經術，吳均擅文體，及徐堅、錢起之倫，博雅亦有足稱。迨宋慶曆初，詔天下州縣立學，而湖州名爲天下先，以安定胡公苦。

之所嘗教授者也時尚辭賦獨立經義治事齋
以敦實學聞詔取其法于太學爲令式故長興
皆以湖州顯其後或百年而遷或三百年而遷
遷之若斯之難而士必求其成者將應山川之
靈以增益計偕歲課微公卿大夫之盛爲閭里
光寵焉耳業已斌斌有明效況修之不有進于
是乎今夫學宮不修責在有司彼責既塞所望
于士者豈微哉士日孳孳而修于斯尚壞於天
子之庭不修其何以語士夫子闢里布衣也自

天子王侯宗之而皆稱遍天下祀典垂于萬世
當陳武帝時其湯沐邑在茲僅三十餘年而亡
今雖窮鄙之社不與焉故天下君王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耳若公卿大夫何可勝道哉
慨自立學迄今蓋將五百歲其間常有名世或
聞而知者出邇大司寇亦既先之矣繼而有聞
其在於斯乎余願多士咸修夫子之業而潤色
以顯於當世庶可塞望於有司苟德之不修則
夫子且憂之矣他非余之所知安敢奏記于多

士之堂

昆明橫山水洞記

古梁州徼外禹疆理所不及滇國屬秦略通五尺道而已漢時且閉昆明當于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後雖爲屬郡恃其旁地肥饒多畜產之富安知流泉灌浸所以育五穀爲通溝瀆以備旱計也自成義侯造起陂池迄咸陽王輦復爲陂池及屯田求源洩水始知蠶桑明興方伯陳公乃開昆明橫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自

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滙爲乾海子東行八里爲
白石崖十五里爲橫山龍院等八鄉軍民定墾
田四萬五千六百餘畝其地高平比之岐峻緣
崖礮石不同泉流不及旱爲焦土有可用溉則
沃野也嘉靖己未李文繩等開崖導山七十三
曲爲水凡十三條邱橫山止于石丘隆慶己巳
大旱楊應春等鑿丘爲東西洞約穿三十丈未
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過之其徒繫
繩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于都御史江陵陳

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功一成爲萬世利乃
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董董容一人及
身屈膝以鐫用二人遞畚所鐫而出入之彌堅
燬而解焉聲冲冲若咫尺東西竟不相直初以
九旬爲期又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業公曰噫
乎泰山之霑穿石漸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
然乎以舍人袁應登視之乃用易門礦夫二十
人明年三月公爲左使工周歲弗給請于都御
史宜興曹公御史安肅許公咸曰功旣垂成費

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礦夫馬廷弼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爲左使公曰去志久矣爲此水而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之敬諾越三日公出祖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穿驩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耳且謂召公將明農惄惄告周公誠小民秦漢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傳礦夫繫之一年良苦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勿緩

官終事者庫副使劉俾應登雖舍人勞甚其論賞宜優爲具奏記惓惓授長樂公而行凡用不滿三百兩爲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而貽之休者遠也民共立祠橫山屬某記之某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乎史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亦徒利導之者耳奚有蜀道之難若水之鑿離碓世傳獨江神有之乃冰精誠所至橫山不下離碓公每旦必齋禱雖舍人亦然洞穿與行會偶然邪滇田號

雷鳴者，匪雷雨罔。秋八郵之有龍泉，常沛若雷雨矣。允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祀。豈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股引盡屬長樂。公率土皆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迭爲左右伯成，是水功云。

新修西南岳鎮堂記

先王方制萬區，封山爲鎮。雍州惟西其首曰華，荊州惟南其岳曰衡。梁箕其隅，巒不稱岳。蓋其

鎮也。徼外則荒服蠻流居焉。漢改梁置益東北皆勞深靡莫夷屬其西南有滇池。自戰國屬楚以名金馬碧雞之寶則聞于漢矣。唐藩鎮不共失于南詔。蒙氏偏據太和祠西洱。漢以中岳封點蒼山如昆崙者曰西岳。如崆峒者曰南岳。如玉龍者曰北岳。如絳雲者曰東岳。僭也。如此遞沒蠻方至元立省中慶梁王居之。今雲南府是也。其負固久矣。

高皇帝平天下十有四載百蠻稱臣奉貢獨此

不賓躬覽輿圖得阨陼乃以三十萬衆百日而
滅梁遂克太和等路蒼山洱海自昔稱雄而立
諸司于此爲地尤重故也故命西平開鎮府
且間進圖決

上改梁故宮爲藩司當其前折府路而旁出則
帝意甚深遠矣凡鎮臣獨此世居其爲鎮最久
已設巡按修監司慶讓已設巡撫總帥司軍旅
稱藩攝其間則岳牧方伯之職也實爲方岳之
臣相仗爲鎮也重矣堂鎮于藩舊名經濟易以

今名錢唐陳公新之也建者有記將二百年梁
棟傾喪不附其樑桷腐者什之五中梁將絕而
騎危衡廩廩矣南榮三間建水云地丈許縣堂
益庳且將撓折焉隆慶之元圖繕不果蓋從俗
以長自楚記之矣多鄙夷之不純用夏以治舉
羸匪病孰能不重違俗東北神京去此萬六
百餘里仕爲遠臣不樂久居率蘧廬視之孰與
爲理乎公自三年六月爲右使明年十月請告
不得去又明年三月爲左使六月在告又明年

三月歸志在亟去矣。前是軍門修臺役苦歲凶奏記。謇爲諭俗請休。傷財勞民固所甚隱也。乃武定嵩盟。濱江廣西有于垣及道盤江洞橫山遷關邑居。增設置郵關堡。未嘗少惜以爲民耳。當右使時更南榮將北而爲左使。次月繕堂增庫加石鼓于址尺五丈。馬改觀。豈喜輒作。余聞其語矣。蓋曰臣而盡職雖之蠻夷不棄夙夜匪懈。一日敢不業官。矧當藩服居且三載乎。廩仕而家莫不美宮室。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未聞垣屋故不治令後世師儉者國不如家非
善敢知夫高車先自相始廉遠地則堂高等威
所辨相可儉也始者不壯麗而令加于後後尋
安其簡陋不知國儉則示以禮若茲藩可愛辟
鎮府尤當翬飛鳥革左金右碧演秩秩如也以
渙斯可矣維嶽峻極降神牧伯以翰玉至蕃宣
四表可削廉隅而自陵替者乎故脩之便且易
名以志之未成在告右修居舍踰月畢又左修
理間所次年甫畢公行各自爲記屬余記此公

子民米鹽固不精商功程物之審督學修署則
然矣故此工民若用知用庫官劉伊朱涇督之
費帑金百二十兩木工十二人墁者三之二其
役興臺隸屬軍夫倍木工而已成于仲冬之望
父老外蠻頌曰是堂赫赫有茲收伯爲民所瞻
西南來極余并記之以繹岳鎮之所云

汀州忠愛祠川記代作

天順甲戌州守上言臣按六邑父老言故推官
王仁宣德末以薦授郡經歷清勤公恕贊政弘

多且長治才而兼攝民事尤載滿秩閩郡請留
于巡按御史以聞復職進階居二載郡人請補
推官從之郡事無失州守臣各取而行凡民言
不平無不得所便宜發倉廩已減價糴官米二十
萬斛風寢室出累佐之流亡因復業萬計止中
貴橫索繩武夫悍卒以法坐誣謫戍及死囚數
十力辯爲脫郡無冤民旁郡逆賊鄧茂七黨陳
政景圍汀州率民兵助守將四旬乏食發倉粟
七十石獨任其擅開罪得食而守益堅旣而大

破賊追械政景獻倅京師守將所俘老稚誣爲賊者四百餘人復賊所籍脅從欲按而誅之且以搜餘孽爲名避寇將不得免焉乃爲釋誣焚籍禁其毋震驚山谷有德于四郊甚大復募萬人往援下邑寧化斬數百級降二千以隸諸營賊出郡境走將樂陰遣降卒誘執茂七親黨三十六人方持巢疾作衆請昇歸不可呼至帳下密授城賊計而卒民巷哭匍匐如喪考妣襯至郡迎者數萬返葬而送如之正統十四年也

十餘年上杭賊熾父老追思愈甚赴郡言狀大
七至乞 賜祠爲世勸禮部按祀法生能禦大
災捍大患死血食仁沒于忠而有遺愛宜祀
制曰可額以忠愛在郡東龍山下五月二日生
辰而祀蓋事之如生民今稱謝公祠云公世江
西新建人本姓謝父避仇從姻家姓卒之十一
年仲子文莊及弟第一復姓累贈工部尚書初
祠隘陋成化間重繕頗備祭田原五十七畝有
奇者都官爲增四十畝有奇余增十畝共頃

餘也原田叢多二十餘畝不籍佃田者樂耕凡
蠲外絲俾專祀事疎以備繕蓋罔不備矣惟我
朝廷奉天子民更能得民者天寵荐加焉公十
八載于茲得民也深矣矧死王事不百世祀乎、
毋論文莊足闡幽光于其時來許爲盛于今未
艾天之報德抑何遠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心鄉往之則低徊不能去公爲余鄉先生于社
仰其遺風有日茲低徊祠下去而置田識之敢
告有位凡寄一命務在施于後世寢廟有作奉

嘗不絕視彼廩仕而速朽何如者邪

長興笏巖林侯去思碑記

不佞自童子時，睹記晉江黃侯之為吾興令稱治行第一。迺今復睹莆田林侯馬黃侯政蹟載籍溪顧公所撰去思託中林侯下車嘗稱疾不視事，甫再閱月，遷而後起，積牘盈山。侯握管如馳，頃刻散之時，雜立庭下。若租者繇者，凜者饅者，健而鬪者，險而伺者，繆者餉者，抱牒而簿對者，或附纏集靡不各恤其情而出。於是老吏大

謂歲瞪目搖首吐舌而相戒曰令君神明慎毋
以其稱疾而易之也邑負山帶湖拱水經流自
昔為患頻歲淳臻民斯困甚侯至即督田畯偕
老更環視博詢究其發源渟滯之所畫其防止
宣洩之方亟曠逋濂恃以無恐於是當路者移
檄列郡並觀法於侯邑設里通以司鄉賦前此
多藉乎里胥貧家無力倚辦即破產不能為償
侯廉得其狀下令里胥曰藉丁產者毋隱漏覈
貧富者無異同稽農獨斷較若持衡三歲之中

民無逋負迄今誦之不衰俗故健訐而造既具
侯出片語決之然孽孽移寬平屏深詆其以無
知而觸法侯悉從未減故終侯之任議大辟者
絕無一二徵徒流者僅以數人當其時德威唯
畏民自惴惴改圖毋敢恩於君侯焉耳非周緩
之使脫也錢穀所輸歲計數萬有奇侯時其編
詘以酌緩急之宜而尤嚴止其竒羨之入侯素
儉樸會監司頒式東守職之吏他吏厭繩墨往
往渝越而侯奉命益謹間出百里外裹糧自隨

侯一脫粟飯而已即上官顯人過臨亦不能飾
厨傳稱意其不欲煩民之費類如此暇則延集
諸生講說理道商確文藻其論列高等者必時
時督其程課俾各烝烝嚮風適庚午會同之期
侯但馳一騎垂橐而往共與晉江黃侯入覲鬻
橐書為費相拒垂四十年若合符節以故邑之
父老子弟莫不謂林侯無異黃侯也辛未當攷
績恭承 今上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謂莫先簡
任守令之職侯因擢廣信貳守去去載閱歲

愈益思之不忘。遂屬不佞記之。不佞以君子之為治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無恩侯。當天下尚焦赫近名之時。而獨奉職循理。不事操切。重於紛更。乃與民休息相安於閭閻。忙忙之中。使百姓敦本尚實。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侯名叢冕。字展。進士。福建莆田人。戊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五

吳興徐申行子與著

狀 碑 墓表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顧公行狀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凡三世。世居長洲滸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倉術，行游湖間，悅長興山水，遂占籍

焉娶烏程名家楊茂公女卽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恬靜翁名果爲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卽閨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卽診治輒起又輒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間閑誦義稱長者。語具劉清惠公志中公居長興數歲楊淑人夢有龍首而膚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產公翁奇之名曰夢麟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及髫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

爲師傅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成器獨
蚤而壞備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
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

毅皇帝卽位詔充翰軒使者纂

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
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屬邑令多乏竝攝于
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竝解卽老
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蠚數
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洶洶計無所出公據

老卒御羸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
數語利害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
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
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爲衛尉方貴幸睢盱朝著
間而公益以禮法自嚴鈎染之不得寧嘗屬公
其疏草自免公故爲竣語風之寧非心動感公
曰顧公爲我矣屬吏部公大理卿公力辭乃
得廣東僉事得領東道汀漳山寇起粵贛三省
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鹵首

雷振溫火燒等千四百餘功。王公奏聞，命下勘報。而公故辭讓功他省不報。亡何，金璋、韓亞、颯等寇海上。公旣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郴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芟蕪之前，後獲寇級千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武畧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己卯入賀。

萬壽至京，而江西寧康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蠅集。公乃

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爲傳會希合，兩臺史嘸之，摭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明，遂遷山東右參政，連擢按察使、右布政。公爲按察時，疏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

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極意經界，疏凡二千餘章，其大

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
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
約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貧不能自還及
旅櫬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
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候代奔還觸新禁當罷
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
結社菰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
部都察院數爲

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母喪殞

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眚棄之似非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苦旱公輿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恃不就逮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棄衆滅親直孤獸耳緩之則卽就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公卒至敗沒於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

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爲獄而當時爲是
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獄
陸君穩更定上請求著爲例時李攀龍王世貞
竝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與之過
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
音殆在茲乎公爲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
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
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
自以同年耆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

嘯之乃以其旨授給事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鼻癟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望明年壬子引年

上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爲人隆平廣額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器也然天性廉約慙直不爲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甲實坦蕩無他虧至經術吏事武畧竝斤斤精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蹶而從起竟致高位

公爲兒時，卽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
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
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
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
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
之同郡沈司封稠並就學焉。其著作雖不刻意
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文似白少
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夷然
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

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嘵嘵駕說卒至畔去如若輩所爲也余嘗驗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爲錦衣時同郡施御史儒爲中璫構擊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贍生之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爲排解者備至施竟得出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

然不令施知也新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汪無功公輒推功讓汪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德色焉其備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各揚已者同日語哉公旣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述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叅南公商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嚴君川觀歌詠太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瘞卒于家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女二長適福建

布政司理問吳徵次適江西新喻縣縣丞潘銑
子一思純縣學生娶福建布政司理問歸安嚴
介女今乙丑進士汝麟之姊也卯角應試方有
昂霄之望不幸年十九夭無子遺腹女一適太
學生朱鳴臯公憐之以族孫嗣衍爲後今錄爲
太學生娶山東青州府知府歸安施峻女生孫
女一許聘仁和邵廉僖公裔孫守儉女亦夭公
所著有人代紀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
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曆法測圓海

鏡弧矢筈術僧害讀易愚得藏其家嗣衍卜以
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啓張淑人擴合窆墓在靈
山之麓蓋公所自擇也嗣衍以中行附肺腑之
末乃屬中行敘狀中行辱公垂髫知賞附以婚
姻銜戢恩遇垂三十年矣卽聲咳纖悉靡不親
炙而熟習焉第不佞淺陋不能殫述敬誼次平
生大都敬俟班馬名家采覽以垂不朽焉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

郎恭簡魏公墓碑

夫古之斷斷論道者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世之君子或以此相詬病豈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而有言者不可若是其幾耶余甚惑焉願爲有道者執鞭若魏恭簡公斯其人也夫公名校季子才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潤穢於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卿守備留都張甚諸郎

願有謁公不往，其將攜撫某富人死。公不避嫌，
辭法鄉卒莫能紓。日集諸郎講德，與鄱陽俞子
積信州夏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蒸蒸如也。
九年改職方時，嬖倅擁兵大內，藩王將告變矣。
乃移病歸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
虛歲。間承召不起，藩王變定。

武宗崩

世宗立，諸嬖倖誅，乃起家爲副使，督廣東學政。
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宋儒及名

吏鄉先生卓詭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爲務。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者，不憚與之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專祠羲皇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堯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卽漆雕公開泰公，非爲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

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
甫三月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
凡封事質正多爲之削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
謁相國踴躍潤皇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厭之及
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
贊一詞而愈益喰餗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
督四夷館時

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
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

長洲莊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于姨夫
崑山魏家而蒙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父珪，雅意
復姓，因其先有述所出，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
不得，復爲憾言，必稱莊渠人多稱爲莊渠先生。
乃爲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其義，而
于無告者有振。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家
宰聞間不咎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
赴卒，乃僂其喪而修正大氏，然也。惟當有司容
諏，則條畫更宜於賑饑水利，奉奉焉謂之

有道仁人非耶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謚及祭塋于某山子紀天其子彊，醒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恒嗣紀恒，彊郡守命續嗣公續舉于鄉矣。鋟公大學解六書解遺文若干行世今立經祠于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爲公誄詳哉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于大誼乃君子弗能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

壁九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于曹溪，世咸惑以爲神。公督學南粵，旣毀其鉢，督學中州，命斷其影脈，直曉寢，是躬任之矣。故其學引繩墨必執于正義，病迺來歎言者比于晉之清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者矣。銘曰：浮屠沂熾公也，伊何旣毀慧能爰斷達磨，乃識其大雅行孔多疇，不是式有鬱其何。

明故通議大夫通政使汪公神道碑

崇陽孔塘惟公

賜旌有豐碑道周余按狀爲之表汪自婺源大
坂有清甫徙茲五傳藻爲封中憲大夫長子文
明爲封奉直大夫娶太宜人楊氏生公名宗元
字子允六歲父爲安樂教諭不樂以公就學而
穎乃樂十三從父教授順慶與名士仕翰輩友
善十七從父知彭縣歸就張文定公試首楚儒
大奇之越二年執父喪骨立傷父之志栖栖如
也遂殫力于學而扃戶下帷矣祖春秋高凡家
事召公携書且目之應對不爽父廉家寢幹蠱

以育三弟數之二十六與仲計偕明年獨第進士授行人張文忠公復相當往迎力辭之以某子代代而改編修乃知力辭意固避也使于楚奔祖計杜門起復南京工科給事中凡大

國政諸斷斷可否待一二語而决莫不倚爲重顧不輒軒輊未嘗風聞論列以叔中丞公巡撫雲南避親改武選司主事時多裁省而報功之意微顧獨從厚德之者衆改尚寶丞晉卿轉南京大僕寺修馬政以蘇戶困

廟恩進階中憲大夫爲鴻臚卿。聞莊簡公自南京入家宰首以公爲南京太僕卿修太常志與尚書韓公貴外陽其懸分考正音律樂器又取國朝奏議類其經世者爲考故事太常三載成六卿。張文毅公自南京人相以公有經世才晉副都御史理河道嚴相以不已出也銜之公修厥職其承嚴相者論公謫福建參政尋轉布政使虜患孔亟海徼多故公多攝事壹切倚辦緩懷以簡疎謙自鑒其定歲解鹽法閩永賴

其畫一轉江西左布政使治之如閩凡宗藩縣
米悉有定則不廢親疾民皆兩畿府尹有古京
兆風尋轉通政使時嚴相胄子世蕃與尚書趙
文華冒平倭功議封拜官御史警奏至胄子
求遞之卽日封進達改仕家侍凡十四年與弟
尚寶卿宗凱某官宗室伊舉人宗召共養太宜人
樂將終身焉自中丞公昔宦武選清平職歸溢
夏相力薦之爲嚴相嫉雲南五年不調宗伊嗣
之又執嚴氏冒功事與宗凱忤胄子于尚寶相

繼投閒公之致仕以嚴氏族氏歿

世宗遺詔至公及諸弟盡哀即執太宜人喪如奉直公服闋薦者皆凡五上竟不起而卒隆慶庚午六月晦日也距生弘治癸亥年六十有八以次年六月葬娶顏氏贈恭人生膺舉人繼周氏定州康惠公孫女封恭人生膺孫男三人謙吉泰吉度之子吉膺之子平生詳于志中表其大者如此且銘銘曰而宗奚自自于大坂爰有中憲其條則遠長公栖栖自悼偃蹇惟公昆

季赫赫斯烜焉歷朝藩亦旣廡仕指紳須忠
豈不有美乃辭納言歸其樂只將屏終養嗟哉
孝矣

帝命寵褒爛其梓里俾昌俾熾茲丘纍纍

明故潮州府通判謝先子墓表

晉謝太傅之後有子一哲自江左徙瑞州至同
德生孔武孔武生秀夫娶游氏生先生諱明德
字明之前溪其號也幼善屬文貧而嗜學年十
六補郡諸生每嘆大丈夫當如諸葛武侯及今

新建伯究天人王伯之略書名竹帛間何至樸
斂章句如世儒者爲乎是時吉安謝蒙選善講
新建之學先生鬻產爲資從之游而盡其所得
辛卯舉高等明年第乙榜當署教或勸之辭曰
吾翁老家貧寧能擇官仕哉乃署教長興晉江
黃公爲令以邑科第鬱滯銳意作人方難于得
師乃先生至甚驩時爲文學者尊令若嚴君先
生視黃公莫逆黃公則甚恭敬入邑輒款飲而
豐虧不及私故使子弟知尊師敬學其才而貧

者先生數捐俸周之於是來肄業者衆黃公每過視焉則出酒炙談名理或至丙夜先生擊節歌風雅聲與諸生佔畢相應莫不鼓舞嚮往蓋彬彬多文學顯矣今京兆姚君一元憲副臧君繼芳及不敏中行皆先生所造士也先生雖講德而縱覽先秦兩漢外家語御史張公按試詩文奇甚大喜業以具薦疏而舊臺史先有以僞學中者論當左遷乃寢竟遷長春訓導一年丁外艱歸擢毀備至從讀禮中講究不輟服除補

嘉興府學訓導尋遷相鄉教諭適廻文學十年
而淬礪愈嚴督學孔公延會城商確因校讐諸
藝文而先生喜兵每從西湖望氣竊謂東南當
有寇起究陰符諸書及批擣之術而身習弧矢
冀一當以自効會嶺南聘主秋試甲辰上春官
不第擢令平和喜得所當也平和故善色其
豪跳梁崖谷編氓喜服毒報怨無已時而猾者
又恣睢扞文罔奸治會歲饑道殣相望狃虎復
白晝咥人先生秉廉慈除苛令議賑貸禁服毒

捕宿惡竄諸法擒翁陳二酋肆于市於是豪猾
屏跡而虎亦遁去隣邑詔安白葉峒自正德時
憑險負固三省莫敢誰何先生上狀請討議者
謂峒極險阨又多積聚卽新建善兵第且撫之
耳先生拂然請討檄暮下而朝誓師於社分道
深入賊驚潰擒陳劉二酋及餘黨數百人覆其
穴於是漳汀潮贛四郡無不懼呼相慶而督撫
臺史交薦閩中士大夫爲著平南紀錄當事者
鑒錄興擢先生僅以常調遷通判先是給事中

奉使勘海寇事連漳守盧公先生奮身援解盧
籍以免給事中嗾之于臺吏論罷先生曰長吏
冤白余卽死無恨矣歸而杜門讀書如諸生
時足跡未嘗輕至府城守令欲一見不得也中
丞蔡公吳公以戎事虛左迎始一張山無不奇
中及吳公爲太宰蔡公主司農欲薦則固辭之
中行守汀汀山寇數嘗迎先生舍正堂及歸逾
月寇至卽以所授策禦之輒勝幕府聞狀又欲
亟薦先生先生貽中行書吾非不欲用所未足

顧自念數奇須越五十五可出耳幸爲吾謝中
丞踰年已未卒春秋僅五十五考諸葛武侯新
建伯卒亦略相同則其蚤暮二公也殆有自哉
先生歷教四邑諸生愛慕如一日而平和民念
保障功有祠居家內行純備自筮仕至沒齒凡
俸入悉委子弟不私一錢故沒之日僅圖書數
卷遺其家子應卿謂平生知我無如中行者必
表吾墓吾目瞑矣中行不敏敬承遺令樹墓門
嗟乎世儒講德其行多悖所聞故持論者得短

張之乃若先生居家孝謹服官廉節戰陳不違
死排解不顧私所至士慕所去見思其忠實心
誠信于士大夫如此乃渝斥以沒固足傷心流
涕者然荀卿讒死蘭陵儒者至今宗焉况先生
務正學而蔚爲儒宗可表見於後世不遺何足
道哉

大明福建建寧府推官贈文林郎兩溪高
公墓表

高大夫謗曰則益太父推官公善屬文而雅詩

歌幸攜撫遺藁稍傳十二三第於封也梓櫟可
材豐碑未樹其何辭於後世敢藉君子表之庶
先人之美傳焉嗟夫孝哉大夫爲先人者周矣
讀所具狀亹亹余友王敬美旣志而銘之其大
都敢不爲之表高氏木于池陽宋南渡徙南昌
高城鄉曾孫巖卿教授隆興路至季孫叔昭爲
廣信銀場大使乃徙羅舍渡而稱羅舍高氏其
始顯者推官公也公名繼耀字用晦生而失恃
鞠于伯母父賈恒居巢憐而攜所之公少穎發

授詩書輒曉大旨能亢其塾師矣乃不願游請歸而試業明經其進取與賈耽多毋徒廢學爲也父嘉其志遂延明師告學不輟年二紀督學邵公國賢取補弟子員纂介夫諸公輒置之高等李公獻吉則廩之凡一紀而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父沒于淮扶櫬而葬者十年矣爲貧養繼母就教諭於乳源逾月而母卒喪之如所生服闋改六合是邑俗靡儒術純則躬課之嗣貧而懲其不力者繇是計偕不乏矣應聘主廣東

試事薦士多甲第至尊官而粵人服其明轉南京武學教授紈袴之習慣操之如束濕惟腆綈其餽遺以寬于簿責公壹切郤之立簿而嚴督俾多識文義閒禮節則嚮化斌斌如也迨遷建寧推官讞獄明允當道器之且委以治楮故事率憑驅僉騫汗以是多逋負偕歲月公革宿弊而立之約楮若干直幾何入則與之而入者爭先不閼月大集羨金五千有奇悉還公帑而褒其廉能者衆浦城簿被訐直指下其事公力爲辯

獲從寬假簿陰以賄謝切責而返之其操類如此告疾抵家一月而卒尙未滿考也其亦坎坷矣有子四人仲季同鄉薦仲歷官衡州府同知初以作令考績贈公文林郎孫九人仲山穎者長選貢次鄉薦季卽大夫舉進士爲廣西提學副使而方數于牕仕他多爲弟子員曾孫已二十有三矣徐中行曰余讀世家言趙縚子疾夢之帝所告以七世之兆而書藏之府其言如左券人世大氏然也嘗聞公當舉監試廉訪司王

公夢一丈夫衣冠甚偉手裂碑石遮道言曰吾
家士子試卷取其一而再者混矣主司奈何不
問乎王公異之再繙而舉焉裂石丈夫卽祖叔
昭曾督司工役識名碑陰者也聞者盛傳其事
以爲陰德之報云余觀叔昭至公已七世矣能
示靈于有司而其德不可詳公德孝友叔母稱
未亡從兄無種嗣俱從養而殯葬其所遺訾產
則與從弟均之蓋遲迴仕塗殆逾一紀堅持澹
約橐中蕭然也施及其親君子曰難高氏自公

以明經起家卽所蘊藉何有於郡理然旣固博士而得此故有風爲子孫地者公曰吾業已爲之矣不觀正考父之銘鼎乎偃僂而俯于是乎饋粥餉口蓋其恭也後有達者至爲百世師而正考父以顯公之哩那不自封君子將觀其世焉今子孫蔚起咸習孔氏之教至于大夫則爲人師矣當梓櫟材而豐碑樹益見公所遺者蓋未可量也然則顯公詎大夫云乎哉

明山西布政使司大叅王公祠堂碑代作

余往聞之山東父老蓋亟稱巡察王公賢也。公至山東以漕運爲憂。首訊元人故道回險餘萬里而膠萊南北濱海地勢可穿渠渠卽成漕徑易可一月罷視故道功相萬也。然馬家濠石堅數十里未易鐫廣而新河沙淤難浚議者沮之而公任愈益力乃手條所以利狀報可竟穿馬家濠及新河垂成遷山西臬功遂中罷先是膠萊二郡盡海堧地斥鴻故無可河渠通舟楫。百姓歲稍侵民輒坐困及河成則填淤之田得更

相灌漑而江淮之賈舶艤相屬此損曹省卒而
裕民之大計者也卽今山以東孰不尸而祠邪
余所聞僅此豈不稱興事臣哉及余巡陝以西
稍益習公事及狀志所紀乃謂山東故老意更
僕未能悉也卽他事勿論已獨不見公議禮時
疏邪

上旣采永嘉張公議尊

先帝而廷中諸臣叩闈折檻至犯

上顏色乃赫然行笞於庭至髡鉗爲城旦士伍

卽在廷聞者蓋人人心憐也公乃一旦請湔濯
采錄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不批鱗者哉雖疏不行而義聲
震京師矣久之匈奴數犯鴈門代郡而并晉宗
藩復橫厲難制至邊關財物又多闖出者乃以
三使事屬公公辭且行會席尚書鄉人犯法麗
大辟尚書爲代訟得免當是時尚書以議禮稱
上意方寵用卽議獄三制使噤莫敢正言公獨
按章請亟斥以明漢法可謂不畏強禦矣公廉

倨孤立任氣節好直諫蓋慕汲長孺之爲人也
然推轂士類如不及公家事無不隨至舉非徒
取節焉已也公爲御史最久朝論益重前後條
奏亡慮數十其大者如罷鎮守清團營慎選舉
肅邊政竝較然昭著也余視方營適當公後至
今親禁軍猶嚴公謂當日寵臣勛不敢均茵席
也以故銓曹兩以右職請不報竟遷山東巡察
使則所知謂公情跡疏逖而謠忌居

上左右卽有奇何施公愈益自奮願伏節官下

卽衆口嗷雜弗顧矣。夫汲長孺稱社稷臣，然遷過汲生哉？余讀國朝秦中志，名臣不數數，僅三原王公苑洛、韓公爲時所稱說，然委任權力，視公則易耳。近日學士大夫居相語，二十年間議禮諸大臣更先後貴，而一二武臣中貴競挾威福，快恩讐，卒以御史臺諫言得中奪不稔禍福，王公力居多。卽他日太史氏錄秦名臣，又焉能舍公矣？公沒四年而余獲式公之廬，蓋既歎想

見其人未幾公鄉人以公擇災功當特祀余既檄布所經始矣無何代去而吉山泉侍御澄實終其事焉今于都事君大直與余爲寮友且謂余事所始也乃以碑文屬余余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獨以捍禦爲祀哉余故終其鉅節俾鄉之祀公者知所考焉公諱獻字惟臣嘉靖癸未進士其祠宇歲月則識之碑陰云

方伯陳公激江祠碑

蓋方伯職甸宜今者則益尊重必藉良二千石

爲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長吏惟良窮鄙
乃及焉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則以長吏二
千石德我我于岳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
里其孰爲之巡行卽居都會而味甘棠者幾何
矧在支郡必也若召伯所說乎民乃謂若父母
貽我以嘉樹王父母寃樹之我不敢忘其休幸
吾敢長伯惠然來爲我圖我雖鄙人奚忍忘之
駢堂斯作伏臘而舉使城池如帶子孫如縷廟
貌未存保我南上此莫之激江祠祝陳公之謂

也。公在滇凡八載爲副使叅政去則人士思之
來爲右使而驪若更生。公開都會城外水洞往
巡濱江城工民幸其爲左使畢城役而自記之。
致政之日水洞穿矣卽爲立祠屬記于余濱江
之役以余尤知公嘗記嗟夫公謂良二千石奉
兩臺諸司之畫及州邑百執之力不自有其伐
焉民乃歸德于公公之伐益章章矣今夫濱江
據湖山之勝明興以來賊弗敢窺而民狃樂
上猶寢積薪之上抱火而厝者焚如其將至曲

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則晚矣往者城嵩明
于已破而于屠侈于補武定之有新城則鳳賊
之變尋列必條其利害若呼寐而使之起乃與
慮始以動大衆十云故府不吉不遷與無城同
爲陟比巒而覩舞鳳居金蓮玉筍之中東西各
五六里且無水患灑以大江形勢全風氣固輒
告以徙盤庚所難其請鹽筴佐貲大司農不忍
予而重遷者乘言不便頗衆二千石爲之罷工
獨毅然不奪惟取備湏之餉以濟使國計不

失六閏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哉
在昔仲山甫之齊尹吉甫爲誦召伯謝功之成
崧高黍苗所山作往城之勞方伯職則然耳第
今環岳而牧稍有于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
于勞苦不問焉况炎徼文郡而公也若此乎時
武定甫畢廣西竝作咸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
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陰雨之于黍苗民之仰
之若高山出雲而潤四垂也父老子弟歲時以
祀爰用樂章雅歌于此可矣公名善字思敬錢

塘人嘉靖辛丑進士二千石者柳州徐可久也
大明御史大夫太倉王公武夷祠碑

嘉靖壬子部臣爲防島夷請復遣重臣善經略
者往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政提督而視浙
江兼閩竝海四郡先是日本與浙互市爲亂特
開府填撫朱公紈任之以毅然鉤撫爲豪所中
竟恚而自殺遂罷不復置家益肆爲姦狀至是
破浙黃巖象山諸縣亦鼓餘皇入閩燒菴泉之
主少矣乃復開府聽公覩畫專以巡撫便宜官

公至閩圖方略上言臣慚觀閩浙之勢而權緩急以爲用浙受弊而艘在閩所乘四郡幅員不競泉漳浮漂民躡海通錢貨而種禍當破誅其淵藪巖絕其根株然故臣狃以此逮臣雖不敢懲而縱舍但閩人輕悍習水喜搏城射利而饒巨木爲蒙衝最善破浪歷夷船今浙供不競未聞有將可任閩故名將浙人虛鐘願自新前將俞大猷閩人有壯猷部下材官勇可領良家子駕其所習蒙衝且起故將撫亡命及徵得主名

豪俠制奇而反試之庶幾得志海上則是戰其
在閩而浙坐獲勝筭甚便若堅爲保障計宜無
擇閩浙茲海二十餘縣所宜亟城無餌賊

上皆報可而閩之福清長樂惠安言言其墉賊
不敢窺矣諸將如精授共斬獲三千餘級兩

賜金幣而閩奏捷者四爲雲中告急晉副都御
史往轉左司馬右都御史鎮薦遼而沒閩尋罷
兼督矣中行爲兵備攝監軍而行茲海去公督
閩二十年間遺策于父老父老歎然而言倘公

甲冑不去浙寇至卽殲於海外則不敢登陸而
閩無乙卵之變變而公在遙已安能內訌破郡
縣乎既被禍八年所乃竭貲膏肓之猶灼爛奏
功孰若收保之爲完計也海郡之民蓋家俎而
戶豆矣萬靡內子冬中行入覬道武夷當幔
亭之陽萬年宮之陰公祠落成祇謁而退問父
老曰公督閩海負山四郡不與焉第過此謁款
以風誅笞山靈何貽父老而報之深也父老泣
曰閩自正統征茂七天兵振旅之後日者節鎮

乃至惄惄奉如候王迨公乃拊循我小人壹如
我王父母卽所城省構祠不啻矣自公在事梓
鼓不聞第聞召樓船從海上過師縣雖當孔道
召募未嘗往返居此自詐爲仙都而可舍哺安
枕老死也亡何閩分閩府羽檄日馳客兵月至
而筭賦歲增不勝供億之用乃省中失馭戲下
俄叛茲當其歸道荼毒有不忍言矣惟苻乘之
四起山嶺仙靈窟宅皆爲斥堠環壘妻孥歿其
間多躡而爲鹵制府且未謁款供億倍于曩時

而縣令奉以生祠命我不日成之故愈益思公
乃率自請而爲此朱令進曰父老之意良至然
公所當祀者庚戌北虜之變爲御史而亟以聞
京國乃有備退虜其功在社稷甚大蘄遼浙
首八百餘級視王城寧過當顧不得計侯而爲
權臣所中至隆慶初冤狀雖白僅復故爵尚有
世廟之功未酬此勞臣所以卷舌膺心而解體
長歎者也凡古有大功而若公死者其爲明神
往往奉之故誅公者比魯武穆武穆今海內通

祀豈必所至之區矧公憩斂于斯威靈惄然如
在者乎璵故因而鼓之豈但繫父老之思哉幸
惟大夫爲記中行受簡涕沾襟俟覲歸而圖
之尋轉江右朱令拜御史行既而鍾令請曰銳
錢塘人公故閩府地也詳哉其知公矣初公至
浙筭賊驚遁必奔閩命將介粵南以伺而有表
頭之捷賊不敢南下遂上逼江左諸郡公甫至
閩宵征而歸亟破之蓋二歲間不遑啓居馳驅
道路亦孔煥矣江左粵南皆非分地公懷而蔽

之乃可保我閩浙故竝海諸郡完則武夷安于
仙都之上嗣而張公經胡公宗憲制七省益重
視之朱公前後轍不免焉公之不免於薦遼而
何與乎閩浙均之駐節于斯乃獨公墮淚若覲
山則雖同爲王事死其所不死在父老也蓋功
著邊垂浙什之二而閩幾何今此有祠矣幸來
觀厥成敢不勒之碑前令江右新淦人也旣爲
社稷不忘公大功大夫及鉞皆浙人而仕閩其
尤嚮利爲有德詎寧父老之弗諼乎中行益潛

然而敬謝焉烏嘵猗與賢令識其大父老識其
小而不佞曷以加諸公之生平有國史在茲
爲閩勒之稍具往事于端而亂以歌貽我父老
辭曰

幔亭兮萬峯九曲兮仙宮避秦兮高舉漢使兮
鑿空祀武夷兮乾魚我曾孫兮祝宗架虹橋兮
繁會奏賓雲兮御風樂莫樂兮斯土今胡爲兮
袍鼓蓀窟宅兮壁壘羌男女兮俘鹵乃思公兮
弗諼葺桂蘭兮爲宇朝臯鼓兮蓬蓬墓蘋歲兮

百堵八軒來兮壺漿不信宿兮霑裳我涕泗兮
延佇彼美人兮西方雲之旗兮如雨紛其佩兮
南翔秋月仲兮旦且顧曾孫兮奉嘗山木兮有
名羣靈兮斯飲龍闌兮御苑鳳泉兮丹鼎百馨
兮旣集何其兮惄惄幸千秋兮毋忘我曾孫兮
永永